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沈欽韓文起學



文公十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彤
班鄭衆以為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
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
誰殺緣斯按馬說是也若令右與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
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實者
主記彤門事耳以謂彤與之相辭之猶以而春秋又其
齊襄公之二年陸案曰史記晉世家詐齊惠公之二年又
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

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十二年邾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
此邾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
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
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
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
子出奔也按左氏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踰年即位
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
反之其國耳杜預注卷五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
執玉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
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肌說
趙汭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今以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為中軍
之御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大雅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之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為公塔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時非卿

交綏李衛公問對綏者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纜相接謂之交綏曲禮疏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年十三傳能賤而有恥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為三策韋昭曰策簡書三策

三卿卿一通欽韓謂三策古詰誠之辭荀子大略天子即

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即下文二語戒厲之辭秦人不察以為繞朝輸情于士會故

被戮韓非說疑篇繞朝之言當矣而為戮于秦論云詰非其處者為劉云氏劉炫疑此句為漢時說左氏者挿註以證

漢劉氏為堯後據襄二十四年疏云炫于處秦為劉謂非丘明之筆知此疏乃襲劉氏之舊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

用本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沛公生熾字執嘉生漢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為劉

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
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煇字執嘉
其譜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公二十四年傳范宣
子云在周為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偽造也說詳
後漢書疏證

文子賦四月杜預註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
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
諸侯歲朝國闕一時祭

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作

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上云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
齊人執子叔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
別書齊人程氏謂均罪齊國之人鑿矣

傳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預云孛也非也晏子諫篇公睹
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
則是孛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
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
主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為北斗天之三辰綱

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書所以除舊布新也
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
棺至堂阜知惟請歸葬尚不及望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
已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人已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人

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
行使而被執則魯所於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
歸京師從可知也且魯為還齊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

屈辱故云至自齊從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昧然以為
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錄而竊取公穀詎罔之說此真憾
事也

伐蔡伐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
之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
亦兩舉之也

其官皆從之謂上介與眾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
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
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

上公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周公太
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為貴非有所廢也以之去與秦曰工
于亞旅亞旅次大夫及賓羣士也於人與上諸君之職其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
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
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
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
詳王制疏云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
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
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
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何以此及昭十二年
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
指朝魯沈氏之言是也以之去與秦曰工
惠叔猶毀以為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以之去與秦曰工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雜記朝夕哭則不帷鄭云緣孝子之
心欲見殯殓也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志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

嫌表夫之遠色也然惟堂惟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敬姜則
為二人當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美之哭於堂也
帥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
者在室衆兄弟堂下北面注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
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
同門門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為
為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年十六傳至于君祖母喪服適母為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
母之稱杜預謂諸侯祖母之稱非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帥甸即此官也同門暴虎其犧也公
年十七傳以歲陳事方言歲備也又解也廣雅釋詁同郭璞
注方言云歲亦訓救蓋亦賈服之訓也于爾却未嘗見罪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
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
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
解義同當從服說

林重囚之林燕書隱風黃說林良也

鉞而走險鉞讀如挺重囚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徐
廣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長歷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
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
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

晉胡為苛求乎

公壻池韓非亡徵篇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
壻之證

年十八公薨于臺下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薨或升高而
隕俱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
喪既葬之稱

傳惠伯令龜令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太卜既高命龜
士喪禮宗人即席坐西南命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
龜也泣卜也命龜也既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
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
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

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事以御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
大故太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
宗伯為之小事則太卜涖卜亦師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
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辭也
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卒不可云殺
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馬矢之中說文茵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矢愛
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尿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

下以馬通糞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周書嘗麥解太史策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
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俱侏
饗饗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鈔
宣公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
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

非禮故不稱氏見畧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為闕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傳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篡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

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為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使成義例其茂經而誣傳也多矣
年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馮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

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馭身朱鬣
雞目者若是借畫為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
者所謂朱其尾鬣亦無幾何馬年又推高亦單氣也左
子之馬然也按此為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答語
當如鄭衆說八駟語口似子京其語亦無幾何
華元為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
傳後鄭云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而開也後
棄甲則那那如何也宋書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
驃騎何與此義同之曰公曰也亦不讀不書之曰公

于思于思小雅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
魯之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賈逵以為白頭貌此古訓
也又說卦與為宣髮虞翻曰為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
亦為白于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哲有
類于此

三進及溜溜即雷有門內之雷燕禮賓執脯賜鍾人于門
內雷是也有階間之雷鄉飲酒記壘階間縮雷是也此及
溜及階間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
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阼階之東面南鄉

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
門繼而當庭及至升階當雷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
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
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
杜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
此家衢之樹也周語立樹以表道

過三爵非禮也小雅箋三爵者獻也酢也酬也玉藻君若
賜之爵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即引此傳按此謂三爵

禮成則可退彌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說屢無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弒君
之名

餘子餘子即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為羨卒在遂
為餘夫也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周
傳云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
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雜倍覽齊楚相與
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立節篇佛所用中牟之叛
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

餘子猶子曰基歐歐主殺歐支子也高歐主大夫歐也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
君自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為嫡子猶以姬氏為君
母云云趙盾之妾也趙盾之妾也
旄車之族詩箋云路主君之旄車庶子為之疏引服虔云
旄車戎車之倅旄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
不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
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室內之事自為中軍帥亦自為小宗
何能以室老貴臣益屏季乎

三年傳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
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翁難乙卜于目若之龜北龜曰若

屬北之言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諸
家多謂禹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

說

鑄鼎象物今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
先識覽周鼎著饜饜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
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又離謂篇周

鼎著倭而斃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本經道

應篇並著其事又適威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又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所謂

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畧則禹之鑄鼎非獨燭照神姦亦

以炯垂法戒

不逢不若惠註云當作禁御不若

姑吉人也據吉人之字當為佶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試

己之生死因刈蘭而果卒

四傳欲殺子公韓非難四明君不懸怒

有怒不即施行謂之懸怒

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

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即誅故子公殺

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

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

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鬪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當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叙

次相連及之

著於丁寧晉語戰以錡于丁寧做其氏也注丁寧者謂鉦也

以貫笠較服云笠較較之蓋如笠所以蔽較亦以禦矢一曰車較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較按服後說

是也吳子圖國篇革車奄戶幔輪籠較蓋兵車皆長較故須籠蔽防擊觸杜預謂以笠為蓋然矢已汰舟豈能上激

貫蓋不通事理漢書注楚人謂乳較漢書叙傳作較如溇注較音構牛羊乳汁曰較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麤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謂麤音狗寶

五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疏鄭歲

膏育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

留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

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杜預曰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以盈其貫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母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疏曲為庇護是何心也

殪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盡非也釋詁殪死也釋名殪醫也就隱醫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王子伯廖曰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猶繹頌絲衣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祭之明日卿大

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

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此謂神位

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疏云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祊有二種一

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

祝祭于祊是也二是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

于經者也而斷其棺見屍也杜云斷薄其棺迂矣

年十一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

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

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今世錄之其言亦不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係之陳絕于陳也

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子之惡絕于

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或孔疏所引欲

文詞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妻穢

殺直諫貽君禍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說

若說為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

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正二子之罪

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

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

政君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積貴之繫于人望久矣楚之

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恕二凶之往惡是

飛廉惡來之輩可道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

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啖助見杜預之謬說而反脣于左氏

則暗也趙知之辭也如良球既之應而又晉于公乃
令尹為艾獵服云為艾獵為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
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
邱蓋為賈為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漢邊韶孫叔敖碑
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為叔敖
之兄國山故師不有賈而世自無心也爾春林世自與其
使封人慮事高誘淮南注楊推無慮大數名也二云之罪
抑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
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

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為意辭辭意二十八人武
年十二傳庸可幾乎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
音莫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庶幸也其幸莫
為君子乎詩云畫限趙與亦陳杜游節羅風飲州也飛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杜預何以知是彘季按
彼誤以士魴之字為先穀也服云食采于彘故曰彘子吹
觀釁而動若武王觀兵孟津是公羊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服云釁間也韋昭晉語注釁隙也車主表四其野舉矣而
前茅慮無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為前導也新序鄭

伯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
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舉及而
擊其馬敗其駕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
門之外少師慶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為和門如
漢之旄頭在前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慮無
者韋昭晉語注云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闔狗附也張
羅闔去壘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
謂之羅闔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于其中或
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昏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
狗附之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典李靖兵法諸
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
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
備又云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
于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
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蹋伏
也晉石勒為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捉生將宋有踏白軍王
明清樵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過其衝主將每令
小校四出遊徼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

踏白騎士入陳亮聞說白軍種或五五為史表在會其
左追辱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
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赤以鼓五
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
鐵鎖大通索即平心並無教且而若其衣能破也
中權後勁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
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
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皆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
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
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
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
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重以中壘四面乘之一而得地三百
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
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
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
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為弱杜預云克柔弱按卦克于地為剛而惠棟曰克

剛而柔也師惟九三陽為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
民從之今初變九撓二之權則坤象散而為弱矣二為初
撓故下三有帥而不從一軍限十軍同味有律以如己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兑則律不從
己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論八十七百五十八
失屬亡師彘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謂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
敖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篇荆莊王染于孫叔敖沈
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按叔敖為令
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
友蔡傳云楚莊問孫叔于沈尹莖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
苑雜言沈尹名聞于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
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六經師兵車也東
藍縷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紱之謂之縷縷又云楚
謂無緣之衣曰縷紱衣謂之縷按紱縫也疏所引謬誤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
遷大國之迹吳語註遷轉退也言欲遷退楚師之迹無在
于鄭遷或當作迂且堅切行進也佩觿辨證曰集韻撫謂

之迂一曰伺候也進也考也言使羣臣候視大國之迹猶
在鄭否字與遷別後人疑迂為遷改之耳楚昭王遷於夷
御下兩馬音義徐云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環人注引
此傳作柄齊召南云偏傍當從手不從木說文柄
請挑戰楚策兵不知者勿與挑戰楚昭王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
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甲名曰
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所
謂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武衛

錫爵案讀書證
疑亦引昭十七年傳
屈止也為說而復
引楚詞九章春居
言職行王逸注云春
居隱士也當即莊
子子桑戶是居也
戶古字同

游闕四十乘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
之車六韜軍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注從旁衝螳螂武
士共載可以擊縱橫五音說曰
駒伯曰杜預云卻克惠云卻錡字駒伯卻克子云蘇林
屈蕩戶之惠云小爾雅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是
古皆訓戶為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免注亦
引此傳為證俗本訛為戶蘇轍樂城集次子瞻石芝韻詩
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蘇轍
基之脫局基說文引作身云舉也从升由聲春秋傳曰晉

杜注基教也錫爵
案文選西京賦
之謀薛綜注同是

甚固有訓教者
但古文作舟不作基
耳當依許君為正

人或以廣隊楚人身之黃灝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玉篇
叔部舟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局所以扛鼎張衡
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所以止旗然此下有拔旆投
衡之事則脫局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重獲在木下詩箋獲得也
抽矢鼓既夕禮注蒲葢杜蒲葢也詩揚之水箋云蒲柳陸
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
楊其葉皆長廣似柳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
可勝既乎按鄭云杜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曹操孫子注草車重車也杜牧曰草車輜車重車
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事篇
委車而爭利則輜重捐尉繚子所謂與軍去大軍一倍其
道者也

遂圍蕭蕭漬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麥麴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有神麴法 故此為笨七月用小

麥不蟲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連疾攪之不得暫

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澤治

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溲欲剛洒水欲均溲

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搗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密閉窓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厨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升宋人氏用山鞠窮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濕氣出四川者為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六篇列女傳臧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此六韜所云陰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

曰竊嘗喜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載成公賈與荆莊王諛說苑正諫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雕龍諧諛篇云自魏代以來化為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十三傳使人弗去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

十四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于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叔穀也見世本欽辨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臯比之室是卿大夫之

室室古字通借
故室皇可訓堂皇

家為室耳大業十七年於華堂禮泉北之室吳越大夫
宋聾淮南脩務訓馬聾蟲也注聾無知也張公賦大夫之
屨及于室皇杜預云寢門闕非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室
皇即堂皇也前書胡建傳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廣雅堂
蝗壓也謂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
篇作履及諸庭釋文云室皇門闕亦非士始其要也
於是有序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
諸侯助祭于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
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
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之
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
矣

十五于無妻即年婁聲之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物讓
王作瞽光荀子成相篇作年光是也公羊經仍作年婁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
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何休公羊注
聖王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北齊制謂受田百
畝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况為田一

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
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略篇若攻城圍邑則有輜輶臨衝視
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為句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歿而重

固

年十六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

銘惟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

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

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

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和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

者歸諸天戒虛相扳引非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之

君司服職公之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

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

按黻與韍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玄冕爵弁之韠尊祭服

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韠則玉藻

所云韠君朱大夫索士爵章注謂玄端服之韠凡韠以韋
為之皮弁服皆素韠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韠鄭云
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韠但祭服
為然故言尊之其實韠韠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韠之制
似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韠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
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韠韋而已

殺牲體不合并直以體骨薦俎也曲禮注殺骨體也疏
云熟上肉帶骨而饗曰殺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

牲體兩髀兩肩兩胎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

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即兩髀脊脊而已是豚解七體也

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并于俎以進神者特牲禮九體肩一

臂二臑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冠禮

注凡牲皆用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脊為十一體也楊復

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胙

也膊亦脊有三分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脰脊後分為橫脊

脊亦作三分前分為代脊次中為長脊後分為短脊按豚

解下所云享有體薦章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

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

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

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

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傳喜怒以類者解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者斯也

庶有易乎杜預云易解也疏以為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

充人職設其楅衡置其絃注絃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

時謂之維絃字當以易為聲絃是牽牛之繩則易亦制正

之義檀弓注維牛鼻繩也即用今維字方言純繹督維理

也注云言正理也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

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維云維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

之義與此相通也

十八傳以失大援者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夫大

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眾耳宣公之于齊朝聘喪葬汲汲

奔走若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

明何可厚誣西斷不代堂繼命與介人北繼哭哭滿主

壇帷三踊而出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

哭此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禮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

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至

別于朝夕疏云朝夕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出使君哭位在阼階下西面

喪復命之禮歸父既被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

按奔喪禮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凡踊皆三襲經于序東絞帶

反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

踊奔喪之明日又明日也三日成服奔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

哭不括髮按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袒髮奔喪又云聞喪

不得奔喪乃為位凡為位者壹袒然今歸父惟壹袒也又

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

宣公視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鄭列之

處如于朝夕哭位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成公作邱甲孫覺曰如杜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

出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

哉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

四丘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

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

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欽韓按杜牧引司馬

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

人故二乘兼二百人為二隊李衛公問對引然古制惟七

十五人其廝與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如司馬法

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

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

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雖偽書以其論古

制引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

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四之出也豈始於

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耘子辱矣耘有所失也惠云廣

雅耘失也呂覽季夏紀耘于漢中高誘曰耘墜音曰顛隕

之隕孔氏傳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耘與隕古字通欽

韓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耘矣耘即隕耳音

繁纓以朝王肅家語注繫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裙銜

以黃金為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

飾曰樊纓與與

豈敢言病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公八八車止

且辟左右石經作且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且日當戰預

于一昔寢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必不在戰之始也作且

誤不謂車也石經車非古之車也

故不能推車而及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緩所云苟有險余必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樂鉞為右撤公出淖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各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志王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健八人即周禮遺意經以按輿也不勝更言然於此其下奉觴加璧以進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芑壺左承飲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與古之禮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結三入其軍豈無指目寧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穎達等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矣此抽戈楯冒之說文覓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覓沒猶輕觸也沿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無素故

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辟女子惠云辟讀為蹕大司寇職使其屬蹕按文不必讀
為蹕鄉士云為之前驅而辟朝云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解
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音辭本隱力謂蹕音即
銳司徒尚書顧命正義鄭云銳矛屬下世父之說三人其
辟司徒如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淮南兵略處
軍輯并竈司空之官也蓋齊無司空官此惟齊而無也
敢不惟命是聽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
則從命非也言戰而幸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
敗方當如子命也武王曰古之無命天不弔命
藉口藉借也杜解藉荐迂音以衣則曰藉
先路三命之服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
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也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
對此故稱先尚書疏引鄭注次路是金輅之貳則以先輅
為金輅義各有所當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
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
路之義而妄為說按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

大功若士會子嬌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彼文以為
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彼直
以先為前後之解亂道如此猶煩疏家發明哉
樽有四阿檀弓天子柏樽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
子葬無文以殯事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輔
攢木題湊象樽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攢不題
湊象樽疏云題頭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
不象樽亦中央高如屋形但不為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
之殯如其樽制則知四阿之樽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雉解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以也
哭于大門之外此蓋臨奠前載柩南向時也既訖禮乃祖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
堂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
來弔哭猶入門東東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西階下
也據士喪禮無事時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
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
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
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

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今異國來哭不就門
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知此常為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
侯五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
行禮惟祖載正柩為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
陳器車較柩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
前三日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
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
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按遷柩外

向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天子蠻杜預謂夏姬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

先許嫁在御叔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吾不反矣御覽四百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

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

葬而嫁為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

無為吾望爾也乎言其後入曾不為我望爾已久乎

蔡景公為左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

其處

其處

公衡為質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為質蓋宣公子也

匱盟也匱空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音同按類

弁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鞏伯實來而汝也實當為寔是也

嗣宗職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

當晉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

其位在三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為下卿

則下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玉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

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

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

史公探其旨而言欽韓按史記齊欲尊晉為王其傳謬如

正義所駁若王劭所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

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

固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為王乎蓋朝禮如聘脩玉帛

之好無不執玉也典瑞職云公侯伯子男執圭璧以朝王

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
王字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
文有此謬耳鄭公來陳侯各稱王高公免王平西故陳陳
卻克趨進卻克為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
趨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趨是以
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趨古速字燕禮疏歷階謂從下
至上皆趨等無連步禮記注疏卷之四
四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經古千古兩二切公羊作取穀梁
作賢惠棟引溧陽校官碑以為取即賢按集韻經經天切
緊也或作經通作堅即此也同大夫執節其志亦與考士
傳原屏放諸齊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注一曰以二
既而告其人曰按其人嬰齊所使之入也自以私意告之
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所使者古人使問之
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西東西實從命公當
降服司服職大哉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禮記卷之六
乘縵巾車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琢爾縵非無文之謂以君
而降從卿之乘車自殷之義宮造是為公之禮注中五

年立武宮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玩傳中立
武之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宮未必廟也杜預
所解皆非劉敞乃斥左氏為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
謬妄矣服虔大戴禮云武宮者武公之廟也
傳授玉于東楹之東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
楹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
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與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為賓主
處中今乃于東楹之東反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
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
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
也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寢庭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
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侯大夫皆退
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羣臣之復
逆戴氏傳本亦一卒姑云如西之一卒其云合論西之一
年七鼯鼠食郊牛角爾雅鼯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
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涵云今俗傳鼯鼠能入
人耳鼯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兩之一馬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殺于旅沈文何
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傳選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
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蓋
楚廣之制本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
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欽韓按桓
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
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之六卿建壇故知使
卿也禮記卿館于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
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為此言不知其何心也禮記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
宗今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之言前之姬
氏依于括家宗子收族之誼同然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
氏畜公宮也大戴禮
執如宋致女曹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
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
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

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
于夫婦也欽韓按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以訓殷梁似亦
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父母申戒之美豈待成婦三月
更施父教于夫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婿家有反馬之
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餽餽女也集韻
女嫁後三日餉辰為餽女此俗間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豈有
赴從七月而追書六月之死日乎齊與魯接境亦斷不淹
久一月而赴史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歷于甲
子不合國書卷九齊侯無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豈有
傳不忘先君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體故穆姜猶稱先君
南冠而縶者續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
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
之之工書之下壽問古語稱帝曰八百里駒駟如流有觀
操南音呂覽音律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
之陽實始作為南音也高文舉曰詩以民為王也云云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衆材當乏人之時無不可器使
晉侯夢大厲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夫業之後不遂者為

業即傳此事而史遷更雜采小說臆定之惠云李頤莊子
解死而無後曰屬言然林鶴之入不與無不可與也
使醫緩為之呂覽至忠篇文摯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治
也南齊書齊書高澄山及之古心全其妻新書文堂山
育之上膏之下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胛皆腫
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
于大腸而著于膏膏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馬蒔靈
樞經脈注云膈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
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
諸穴分寸歌又從脊上開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
尸四膏育第五椎下神堂尊第六噫嘻膈關七則膏當脊
骨第四節膏當脊骨第七節也山小代和亦堂上蓋卷之
甸人獻麥周禮甸師職主耕耨藉田按祭義諸侯藉田百
畝山小代和亦堂上蓋卷之集本非賸串同自代來限
將食張靈樞脹論有五臟六腑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
腕痛鼻問焦臭妨于食晉侯殆此因難辨云六七同出
况不令乎叔申與鄭國之政君既因執不謹修事大之禮
以紓其君更造異謀遂有公子孺之事此其不令也非其

人不可者言迹涉嫌疑必若伊尹周公者乃為己任耳其
年十一傳吾不以妾為姒喪服小功章姊姒正計身之長幼
不論其夫昆弟若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
先生為姒後生為姊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一夫也一夫者
以己生先後為姊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自外來則
互相敬曰姒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禮記卷之四十四
年十二傳金奏作于下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
等並在堂下故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郊
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
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以鐘鑄播之鼓磬應之所謂
金奏也此卻至登時其金奏即是肆夏卻至驚者以非人
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
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鐘磬本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
驚卻至此直兒戲豈成解經禮記卷之四十五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鄭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
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按間天子
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
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年十三傳宣伯欲賜欲致公朝王之事以為己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下
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君亦不惠稱盟詩傳惠順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劉炫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
杜何知宜為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
寡人以杜為是按莊公之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
寡人此文呂相宣晉君之命則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
君為寡君理也

晉帥乘和文選典引注乘因也杜預解卒乘非云
十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
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
矣
不內酌飲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
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
此謂三日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歡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
言夫人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
故憤歎不內勺飲也

年十五仲嬰齊卒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

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

遂身得仲氏若待嬰齊為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後來繼

絕之氏逆加生存之父乎論夫八世叔諸姜皆稱身小相

年十六雨木冰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

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名樹介

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

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

師詩祇有千林鬣鬆花韻會松字林凍冷也俗云霜松曾

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霜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

齊人謂之霽松語曰霽松加霽松窮漢賈飯筯以為豐年

之兆不霽松云不霽松云霽松云霽松云霽松云霽松云霽松云

公會尹子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固有封爵如

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

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

不僅為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

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通稱其

傳鄭子罕伐宋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

可乘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猶羅鷲之仰鴻鵠彼有喪何妨宋力而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虛出而強傳其事殊不思道理也蓋王官出於長之故曰公其職士以成其詳以事神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虞翻易繫辭注吉事為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心曰詳荀伯不復從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瑩為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荀瑩為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而疏行首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欽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供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事也行頭即行首燕西傳云之佳也曰南國內景木衣水陳不違晦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在陳而罵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晉以焚在陳軍登巢車以望晉師通典兵計以輪車其樹高竿竿上安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

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西晉中書監
楚師輕窺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平平之
皆曰國士在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州犁
楚以晉有苗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中厥自堯峯文鈔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
也外繇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
坤土故曰蹇震為蒼筤竹以天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
元者首也元王即文辭國君也又文辭有災肯肯為目疾
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
君凶者是也欽韓按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
以楚為異邦欽韓按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
徹七札焉攷工記犀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翻札績之
數也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績三葉為一
札文獻通考兵十甲樣係四等計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
五片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
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鵝尾
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蓋簾葉子
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蓋一盃子肩子共重二

斤一兩及皮絨結頭事件重五斤蓋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接近世用鐵葉古用草札鐵葉只一重草則七重其編挨之數不同也惠云呂覽愛士篇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止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可數也百二十韎韋之跗注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為衣而素裳杜預乃賈服說周禮司服疏引之素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跨摺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鞞草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電袴也電蓋縛之

誤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細紀猶有不整者

範願豐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襪漢以來稱袴褶著袴褶裁鞞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

即大袴也唐會要九品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勅應

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綉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戒嚴亦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

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口

不同大口袴蓋今俗號馬始於趙武靈王胡服周無其製

當依鄭志隆欽云楚王云無以新平治其制也各云故書

敢告不寧劉炫云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
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準曰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
準相似按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寧休謁之名吉日告凶
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義古
治亂受增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殺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旌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楚之俘囚告其旌
為子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說文榼酒器也棹圓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
嗑尚飲十榼
察夷傷服云金創為夷按漢書楊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通
典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親于公室言親聲伯甚于魯也若如杜言卻準顯露其背
慢之迹于敵國之使不辭甚矣
奉君命無私杜預云不受卻準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
為人耳卻準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即時宣布
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
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

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
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按此以推之則十一月
壬申為十六日杜預以長歷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彼之
長歷不通

傳士變卒杜預云因禱自裁按死非可祈也然憂懼結于
中寢食廢於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傳所載王商司
馬攸以憂死者不可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
三命以譏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

聞大搜客高緜于君將還閉門索客又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夫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
為無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威也威當為畏之字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注人
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呂覽勸學篇注
畏猶死也通典禮盧植注云畏兵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
獄死謂之畏白虎通服喪畏者兵死也此作威者畏威文義
通也攷工記注古書畏作威臯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

威呂刑德威惟畏墨子尚賢不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

也天監之身曰武與

年十八晉弒其君州蒲彙纂云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

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

直筆趙盾遂稱惡而不辭今樂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

狐赴告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

書之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弒其君欽韓按傳云逐

不臣者七人蓋即書偃所諉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故但稱國以弒公穀二傳循經而不得其故反仍歸惡于

厲公此其書尚可用哉微左氏則亂臣賊子之網漏者多

矣矣

有兄而無慧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色

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曰

不能辨菽麥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

遇于疇中間曰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

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

吾子其不主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

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

識其本然明于大而闇于小亦有良材文公種米曾子駕
羊何足掩其全器也

祁奚呂氏春秋去私爲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

奚之字

籍偃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陸機辨亡論旋皇興于夷庚季善曰繁欽辨惑

論曰吳人者以船輯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藏榮緒晉書

曰安帝時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

藏車之所欽韓按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夷由同

聲則夷庚是王道蕩平之義季善以爲藏車之所非也然

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傳知靈公之爲靈也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以爲靈

公者何耶大攷曰是固是也伯常騫曰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郭象注靈卽是

無道之謚也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謚法所謂亂而不損

曰靈也

使擇美楨以自爲櫬齊民要術說文楨楸也楸梓二木相

類以爲棺材勝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

篇禮以梓人名匠也蘇軾詩本莫息亡梓姑言以梓材也
與頌琴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却無頌琴故
杜以雅琴為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
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
五弦其他雅墳頌墳雅篋頌篋雅簫頌簫並雅侈于頌則
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注如
箏此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古頌琴為海靈公所造
婦養姑者也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
食之處或長王前蘇平之奉養善以高齋車之禮非也
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之袍
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
組甲以組綴甲軍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
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
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
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引周
書曰年不登甲不組滕注云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
滕注云組滕以組飾之及紵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為
甲帶言紵帶解經滕字滕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紵結也如

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管子五行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燕策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吳師道補正曰組今綬紛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緝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遍考古書皆與賈說同惠棟曰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為戰服妄矣且賈云盈竅杜既不明孔亦不疏好為肌說撥棄先儒不好學如是乎

命天子散幣合氣命天子散幣合氣與之禮食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按玉藻所云者皆傳食則不為禮食也韋昭曰及組固之實皆與氣合機樂士富為候奄晉語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成燕述不語何故天子繫下新婦與年四傳金奏肆夏之三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為時蕩繁過為執競渠為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分繁過為二徒形其

陋
三夏
敢不重拜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亦雅天子以大

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
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
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
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奏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
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
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

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為
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
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
皆云大夫賓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
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取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
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
是燕禮等篇彼平時未嘗寓目也

季孫曰畧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畧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
不和為畧

武羅伯因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
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家衆殺而烹之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
于桃梧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
射獵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按
即此傳殺羿烹食事沿說之誤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浞因羿室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
純狐氏女眩感受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
妻故路史云浞及乃孫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革注純
狐羿妻名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周辛甲之為太史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
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為辛甲即尹佚藝文志又
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即大戴記之史佚不得謂為一
人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官箴王闕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
夫自念斯學德未暮蓋亦辛甲之餘言也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獸臣司原賈子禮篇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此與賈人吳山獸類志事去
我狄荐居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薦即薦是

草也服言是按韓非內儲上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漢書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為薦聚則同于土著何易土之有

逆喪者皆髻言不為始死之服即用小斂時之髻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婦人

髻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髻亦去笄纚而紒也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

所以衰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髻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髻衰注

髻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頂而前交于額上却繞紒如著慘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以

髻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子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別以麻髻對

男括髮時以布髻對男子為母免時以露紒髻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髻衰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

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髻也既言髻衰三年並知恒髻之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髻復主鄭

氏露紒之義為三年恒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

此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髻而已若然傳當譏云魯于是始不成服禮未本有髻寧僅云始髻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孔穎達本亦不尚樸學故遂快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因麻之義也

魯于是始髻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吊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注禮婦人吊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

首素總喪服記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續漢志皇

太后入廟服簪以毒瑁為摘長一尺端為華勝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魚須摘長一尺按吊服用吉

笄而無首同于女子子為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

折其首也魯習見狐駘之役去笄纒以髻此夫之過重而

杜預以為凡為喪者皆惟髻而無服非解也

國人誦之樂師職司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

所謂悲誦也問其誦之節也乎夫古者誦事之書也

我君小子抑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屬王也箋云

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如之喪

故也本或為死節曰無悲憐也之備蓋亦隨古力自

年傳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劉敞曰傳言于夫貪

殺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所載

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趨極商榷
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
非也 殿本注疏考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
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
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廁之史策之間謬
妄已極尚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記事之書也紀當
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
過何未之思邪傳云君子之忠于公室也趙汭補注曰行父殺
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
按趙汭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為流俗之論不知左氏
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趨極南極
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遊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
非也厥本注疏考證固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
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
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則史之與策之間豈
妄已極而何謂其論之當否乎夫傳記事之書也紀當
微時當五當紀當之論也風之亦得備安規左氏之
述故亦在表詳去乃之意行去乃為微亦之論不以去乃
微之意專圖知數舍大彙疑不善在當知亦亦之論且然

